



## 瓶中数枝梅

□ 张修东

在职时，与同事分享办公楼前的数枝梅，那份馨香，那份清新，让人难以忘怀。退休后，很少有机会回单位看梅，对春天的气息似乎也不那么敏感了。临近春节，妻子来了兴致，说：“咱买几枝梅花吧。”我欣然同意。

不几日，妻子便将一把青涩的枝条带回家中。

“偶得数枝梅，插向陶瓶里。”在选择陶瓶还是玻璃瓶的问题上，尽管我搬出了诗中古人的插法，但还是拗不过妻子，22棵梅花枝条最终还是“住”进了透亮的玻璃瓶。

瓶中数枝梅，得到了无尽

呵护：今天放到花架上避风，明天挪到阳台上晒太阳。时时等，天天盼，我终于发现了枝上的嫩芽。

早就知道，梅花是先开花后长叶，难道……我不去做最坏的打算，总觉得商家是讲信用的。那年我曾购得一株梅树，花败叶绿之后，竟还结出了一只酒盅大小的绿杏。二弟说，那是嫁接的。“我敢肯定，眼前瓶中的数枝梅，一定是原装的。”妻子一番说教，我的心沉稳多了！

尽管它们生活在室内，没有“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”的历练，没有“我念梅花花念我，关情。起看清冰满玉瓶”的牵挂，但它报春的

脚步一点也不懈怠。

遥想办公

楼前的梅，一定已经如期绽放、肆意恣睢了吧。在寒冷中独开，是它的秉性格调与处世风格，而不是为了获取称赞自我展示。

梅花开了！它傲然绽放，暗香盈袖。由瓶外往里看，几朵水中花张开飞翔的翅膀，更显娇媚。梅花朵朵，争奇斗艳，几个花骨朵耐不住寂寞，含苞待放，露出了红红的脸蛋。

春，悄然抵达。“数点开来不借春”，凭借自己的力量，梅



唤

回了春天！

室外残雪未消，室内却已是春色满园关不住。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。”粉梅与白雪，真是绝配。

“归来笑拈梅花嗅，春在枝头已十分。”瓶中数枝梅，打开了春的心扉。

## 蒸出丰收年

□ 王效太

正月十五挑花灯，这是儿时对元宵节最原始的记忆了。在沂蒙山，到了大年初三小孩子就要跟着大人出门走亲戚了，七姑八大姨，挨着走一遭。刚走完亲戚，接着让我日思夜盼的正月十五就到了。

春节尚未远去，正月十五闹花灯就已经来了，怎不让我们这些小孩子高兴一番。下午，母亲就开始做灯了。虽说是正月十五挑花灯，然而花灯是没有的，小时候家里穷，有的只是白菜萝卜灯。即用白菜疙瘩、萝卜切削加工成碗状，将提前从山上割来的黄草折成小段，缠上棉花做灯芯，再浇上自产的花生油即大功告成了。

后来条件好了，才有了蒸面灯。制作时，将豆面与麦面和好后，捏成小碗状，一般做12个。在每个灯上依次捏上1到12个角，分别代表12个月，叫做月灯。然后上火清蒸，大约半个小时，起锅时查看每个灯碗的水珠大小，以此来判断每月的雨量。更令人惊奇的是，据说还能根据灯碗底部的凸起意象及数量，来预测当年的丰歉；观察辨认灯花的形状大小，来判断秋后棉花的收成。这当然是需要一位有经验的老奶奶的真功夫了。当我带着疑惑问母亲：“那玉米地瓜怎么看出来呢？”得到的回答是：“这两样是外来的，不在内。”据说这些预见很是灵验。

一起出锅的自然还有蒸“圣虫”。“圣虫”，生米之神虫，模样就是虫的夸张图腾，是用发面做成的。给它安上两粒黑豆做眼睛，舌为切片的大枣，寓意红红火火。

母亲讲，从前，有一富裕人家腊月娶亲，在路上遇见一只冻僵之虫，新娘子好奇，也见它可怜，便把它抱起来藏在怀里取暖。抬轿的8个壮汉在路上感觉轿子越来越沉，左右换肩，好不容易把轿子抬到新郎家。众人喜气洋洋地把新娘子迎进洞房，而新娘却惦记着怀里的神虫，忙问婆婆粮囤在哪儿。婆婆心里十分欢喜，认为新媳妇能持家，会过日子，就领着媳妇挨个粮囤转了一圈，新媳妇趁机把神虫放到粮囤里。后来这村子闹饥荒，媳妇劝说婆婆开仓放粮，救济全村百姓，全村人因此得救。事后，媳妇领着婆婆到粮仓一看，粮囤里的粮食不减反增。原来，神虫为了报答新娘子的救命之恩，把粮囤填得更满了。从此，人们为了纪念神虫，也为了祈愿五谷丰登、风调雨顺，每逢正月十五，都要蒸神虫供奉，并称其为“圣虫”。

夜幕降临，孩子们每人端上一个与自己生日月份相对应的月灯，你照照我，我照照你。低矮的草屋里，里间外间，床底下瓮瓮亮，通通照上一遍。据说照灯能规避蝎子、蜘蛛等爬虫的袭扰，能驱一切邪魔鬼祟。母亲领着我们随口念唱着她那自编的歌谣：“蒸面灯照面灯，娃儿眼亮耳朵聪，照了屋里驱鬼邪，照了衣柜锦缎增！”

小时候的元宵节，简单朴实而又温馨，陶醉在母亲那古老的故事和甜甜的歌谣里，想象着母亲蒸的“圣虫”呵护下的粮囤，吃不完永不折耗的粮食和那蒸面灯里的五谷丰登。

## 摇过青春的绿皮车

□ 李哲

绿皮车曾在我的生命中摇晃了四年。

我的大学在省城就读。之前我极少离开家乡，虽然两地仅隔一百多公里，但省城就是我的“远方”，而与之紧紧相连的是一根铁轨。四年里，我一次次坐上绿皮车奔它而来。

火车一天经过小城两次，早上由南向北，黄昏时再折回省城，车程两个半小时。十年前没有抖音，也没有4G，乘客们多是看存好的视频或读电子书，而我习惯了随身带本书。车程不长不短，书虽然翻不了几页，却可以沉浸其中，忘记时间的流速。

坐这趟车去省城几乎从未准点过，常被乘客们戏称为“雷锋车”，当然不是因为它的慢慢悠悠，而是因为靠近省城，经常为其他列车让路从而停车等待，最长的一次长达半小时，可把那些手机电量低的乘客急坏了。

另一趟早上七点从省城发车，八点左右路过淄博，九点半抵达县城，一如既往地准时，从未晚点。记得绿皮车上的2G信号极弱，一经过淄博市，我就抓紧检查手机里有没有新的消息，往往并无大事，却总忧心别人联系不到自己。

母亲每次都会提前问我什么时候回家，我会说个大概的日子。临近时，母亲又会确认一遍，我便嘱咐不用来接我，但下车后，母亲总是站在马路对面用目光将我从人群中“揪”出来。我确信这目光是独属于我的，也是世间最暖的。

过去的火车票多是蓝色小卡片，少许是红色纸张。书包最外层有一处平时不用的夹层，我就随手将车票塞进里面。每当母亲刷洗书包时便会问我还要吗，我总回答，先留着吧。时间一久，窗台上就堆了厚厚的一摞。毕业后，为了纪念大学时光，我特意买来一个收纳册将它们



和门票一同安了家。如今车票上的墨痕早已消失，光洁的纸面上仅剩一串红色的编号。有些记忆与墨痕一同消散，有些却如红色数字让人记忆犹新。

本就所剩无几的记忆中，印象深刻的又多是些痛苦之事。比如列车的吸烟区，在两节车厢之间，宽，两人并不开肩，长，走不了三五步。车厢本就不透风，三两个人扎堆吸烟，这里就仿若“仙境”。假期，我常常买到无座票。车厢内挤满人，后上车的人无处落脚，只能待在车门处，接受烟熏火燎的熏陶。一下车，我总是咳嗽不止，满身烟味。

第一次见火车，是我6岁那年跟随父母从乡下搬进县城读小学后。不怕雨雪的柏油路，遮天蔽日的高楼，拥挤的小吃街，夜晚的霓虹灯，还有一列常常入梦来的火车……世界变得新奇无比。

男孩子巨型机器面前毫无招架之力，火车轻易地打败了一切玩具，牢牢占据我的梦境。一袭红色斗篷，立于车头之上傲视苍穹，洋洋得意的喜悦感让我常在梦中笑出声来。貌似火车赐予了无穷力量，天天看也看不厌。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我这般兴奋，母亲就被它搅得难以入眠，常与人倾诉：火车一过，感觉房子要塌了。

黄昏时刻，火车道最热

闹，来散步的人很多。孩子们最大胆，敢在铁轨上比谁走得远，敢在火车离去后用手触摸滚烫的铁轨。谁跳得远、跳得高、跑得快，不足以证明自己厉害，只有征服铁轨的人才是大英雄。

白天的火车通常与我无缘，也就不是我的朋友。只有它总是赶着我的脚后跟，傍晚准时经过我家门前。我也总能在它驶来之前先抵达门前的阵地。母亲从未因此指责过我。

火车来时会在很远的地方拉响汽笛。大人说，这班列车是拉货的火车。车头多是深蓝色，后面跟着一大串车厢。前半段多是黑色车皮，拉着煤炭，后半段是银色车皮的油罐，中间也会穿插着几列集装箱，红色居多。每次的组合都不一样。我是怎么知道的？每天我都会用石头在地面上记录数字。慢悠悠的日子，晃悠悠地过着，幸福很简单，比如将疾驰而过的火车车厢数数清楚。印象中，我曾数到了一百。次日告诉同学，他们认定我是吹牛，后来我就不再提了。眼见为实的东西，没见过的人是不明白的。

当我再次蹲进阵地中，面对密密麻麻的数字，心就踏实下来了。梦里，火车驶来时，我控制不住地又数起来，68、77、91、85……毫无规律的数字随火车而来，变

得无比清晰。随着长大，我一度怀疑记忆被自己修改过，或是在梦境中，或是因为执念。

黑皮火车离开后，我并不着急进屋写作业，过不了几分钟，还有一位朋友要来。它从南边来时需要拐一个大大的弯才能进入视野。不同于黑色、银色、红色，只有它是绿色，人们都叫它绿皮车，上面坐满了形形色色的乘客。

火车虽不快，若紧盯住一个窗户，头一会儿就晕了。眼光若散开，同时扫视十几个窗户，乘客们一下子就清晰了许多。有人向我招手，有人向我微笑，有人在窗户上凭借雾气画一些小图案。此时，数车厢便没了意思，我开始对车厢内的世界充满好奇。什么时候我能坐上它？母亲告诉我，长大了就可以。她一向说话算话。18岁那年，我真的登上了这列火车。它一如既往地北边的暮色中缓缓驶来。母亲送我上车后，我透过窗子看到母亲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。原来，上了车就意味着成为了漂泊的游子。

跨年之后，回来没几日，办公室里同事们议论起，最近去省城的火车又增加了两班。我的心头一惊，时间竟这般慌张。下班后，我按捺不住怀旧之感，驱车赶回童年之地等待我的老朋友。它早已不同以往，翻新了房子，重铺了道路，火车道两侧装上了崭新的绿色围栏，十年弹指一挥间，发生的事岂止一道围栏，火车取消了吸烟区，电子票取代了纸质票，2G信号成了5G，出行有了更快捷的高铁。时代的浪潮汹涌澎湃，疾驰万里，而那辆绿皮车仍旧披着北方泛红的暮色慢悠悠地驶来。

我将手抄在口袋里，站着，看着，听着，等待着，一声鸣笛，响彻云霄，慢悠悠的“朋友”从眼前经过，铁轨嗡嗡作响……